

學
易
記

七

元板學易記



學易記下經卷第四

艮下
兌上

伊川曰咸之為卦兌上艮下少女少男也男女相感之深莫如少者故二少為咸也艮體篤實止為誠慤之義男志篤實以下交女心說而上應男感之先也男先以誠感則女說而應也

誠齋曰上經首乾坤乾坤陰陽之辨下經首咸恒咸恒陰陽之交不辨分不嚴不交情不通故曰咸感也咸亨利貞取女吉

伊川曰咸感也不曰感曰咸有皆義男女交相感也物之相感莫如男女而少復甚焉凡君臣上下以至萬物皆有相感之道物之相感則有亨通之理君臣能相感則君臣之道通上下能相感則上下之志通以至父子夫婦親戚朋友皆情意相感則和順而亨通事物皆然故咸有亨之理也利貞相感之道利在於正也不以正則入於惡矣如夫婦之以淫姣君臣之以媚說上下之以邪僻皆相感之不以正也
柔上剛下咸感之道在取女之時則為吉非恒久之道也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安定曰卦不名感而名咸者示聖人不以心求感而人自感之亦如天地二氣自然交通而萬物化生也

伊川曰咸之義感也在卦則柔爻上而剛爻下又兌女在上艮男居下亦柔上剛下也陰陽二氣相感相應而和合是相與也止而說為堅懇之意艮止於下篤誠相下也兌說於上和說相應也以男

下女和之至也相感之道如此是以能亨通而得正取女如是則吉卦才如此大率感道利於正也彖既言男女相感之義復推極感道以盡天地之理聖人之用天地二氣交感而化生萬物聖人至誠以感億兆之心而天下和平天下之心所以和平由聖人感之也觀天地交感化生萬物之理與聖人感人心致和平之道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龜山曰夫婦之道止而不說則離說而不止則亂白雲曰天地非感不能生萬物聖人非感不能平天下則咸之為感雖天地不能外是又豈止男女

夫婦而已哉文王之辭舉其微而著者孔子極其
大與幽遠言之然後感之道備故曰文不在茲乎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山體內虛氣上通而成澤澤性潤下則漸潤而通
徹此山澤通氣之象也君子法之故虛其中以受
於人伊川曰夫人中虛則能受實則不能入矣虛
中者无我也中无私主则无感不通以量而容之
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

初六咸其拇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伊川曰初志之動感於四也故曰在外以微處初
志雖動而其感未深豈能動於人故如人拇之動
未足以進也拇足大指也人之相感有深淺輕重
之異識其時勢則所處不失其宜矣

龜山曰感而動者物皆然而人爲之主故咸六爻
之象皆取諸身而已

白雲曰咸之名卦蓋取六爻无不相感故合一卦
論之則足以見天地萬物之情自六爻觀之則所
遇所遇所感不同其成分矣不足以見其大全猶
耳目手足之用不同又安足以識人之大體哉各
言手足耳目之一用可也故咸之諸爻皆不能盡

充咸之義各舉其一偏言之也

晦庵曰感之尚淺欲進未能故不言吉凶六爻皆宜靜而不宜動

雷氏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滯於一隅不係於一曲自可欲之善至於不可知之神夫然後能盡咸之道咸之六爻皆有係應則是滯於一隅係於一曲是以衆爻皆取諸身而不能盡咸之道也能定然後能應拇動於內安能應哉其應也徇物喪其內而已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天下經卷四

四

趙

伊川曰二以陰在下與五為應故設咸腓之戒腓足肚行則先動足乃舉之二若不守道待上之求而如腓自動則躁妄自失所以凶也安其居而不動以待上之求則得進退之道而吉也二居中得正所應又中正其才本善以其在咸之時質柔而上應故戒以先動求君則凶居以自守則吉象復明之云非戒之不得相感唯順理則不害謂守道不先動也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伊川曰九三以剛陽之才爲主於內居下之上是
宜自得於正道以感於物而乃應於上六陽好上
而說陰上居感說之極故三感而從之股者在身
之下足之上不能自由隨足而動者也言九三不
能自主隨足而動如股然其所執守者隨於物也
剛陽之才感於所說而隨之如此而往可羞吝也
下二陰爻皆有感而動三陽爻亦然故云亦不處
謂動也有剛陽之質而不能自主志反在於隨人
是所操執者卑下之甚也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象曰貞吉悔亡
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伊川曰四在中而居上當心之位故爲感之主不
言感其心感乃心也貞者虛中无我之謂貞感之
道无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乃有悔也若
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
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是其朋類則從其
思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无所
不通乎故象曰貞則吉而悔亡未爲私感所害也
憧憧往來以私心相感感之道狹矣是未光大也
潘氏曰憧字從心謂思慮往來不絕也

九五咸其脢无悔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九居尊位當以至誠感天下若係二而說上則偏私淺狹非人君之道豈能感天下乎脢背肉與心相背而无所見也咸之道大矣六爻皆以有應不盡咸道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无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无情傳曰心靜天地萬物之鏡也而物至则无潜形焉故能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果何思何慮哉咸之六爻莫善于脢爲其能无有私係感非所見也感非所見未免有感之之意祇能无悔而已語何思何慮其志猶爲淺末也心

猶鏡也居其所而物自以形來則所鑑廣矣若執鏡隨物以度其形其照幾何易所謂无思者以谓无所事乎思云耳其於天下之故感而通之而已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

集粹言

上六咸其輔頰舌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

伊川曰上陰柔而說體爲說之主又居感之極是其欲感物之極也故不能以至誠感物乃以柔說滕揚於口舌之間小人女子之常態也豈能感於人乎不直云口而云輔頰舌亦猶今人謂口過曰唇吻輔頰舌皆所用以言也唯至誠爲能感人允

為口舌

晦庵曰感之以言而无其實凶咎可知



巽下
震上

伊川曰咸少男在少女之下以男下女是男女交感之義恒長男在長女之上男尊女卑夫婦居室之常道也論交感之情則少為深切論尊卑之叙則長當謹正故兌艮為咸而震巽為恒也男在女上男動於外女順於內人理之常故為恒也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

伊川曰恒者常久也恒之道可以亨通恒而能亨

下經卷四

七

乃无咎也然恒之道利在貞正故云利貞夫所謂恒非守一隅而不知變也故利於有攸往唯其有往故能恒也一定則不能常矣又常久之道何往不利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卦才有此四者成恒之義也剛上而柔下謂一陽

爲主於上一陰爲主於下也又震上巽下亦剛上而柔下也剛處上而柔居下乃恒道也雷風相與雷震則風發二者相湏交助其勢故云相與乃其常也巽而動下巽順上震動爲以巽而動天地造化恒久不已者順動而已巽而動常久之道也動而不順豈能常也剛柔皆應恒一卦剛柔之爻皆相應剛柔相應理之常也此四者恒之道也恒之道可致亨而无過咎但所恒宜得其正失正則非可常之道也故曰久於其道其道可常之正道也不恒其德與恒於不正皆不能亨而有咎也天地之所以不已盖有恒久之道人能恒於可常之道則合天地之理也天下之理未有不動而能恒者也動則終而復始所以恒而不窮凡天地所生之物雖山嶽之堅厚未有能不變者也故恒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恒矣唯隨時變易乃恒道也故云利有攸往明理之如是懼人之泥於常也日月得天以下此極言常理日月陰陽之精氣耳唯其順天之道往來盈縮故能久照而不已得天順天理也四時陰陽之氣耳往來變化生成萬物亦以得天故恒久不已聖人以恒久之道行之有常

而天下化之以成美俗也觀此則天地萬物之情
理可見矣天地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孫氏曰咸柔上剛下君先下臣男先下女取一時相
感之道非恒久之道此剛上柔下恒久之道也

橫渠曰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白雲曰恒之所以爲道者二久於其道也終則有
始也久於其道雖天地亦如之終則有始雖日月
四時亦如之此所以見天地萬物之情矣

雷氏曰剛柔皆應恒剛不應柔則臣諫而君不聽
子諫而父不從柔不應剛則君唱而臣不和男行
而女不隨矣此亂之道也其能久乎剛柔皆應則
君唱而臣和臣諫而君從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可
久之道也此剛柔皆應所以爲恒也

咸恒男女之始彖文極言天地万物之情者恐學者
以卦辭之略泥於男女上下之義而不知咸恒之道
於天地萬物之間无乎不在也故曰觀其所感觀其
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辭繁而不殺抑可
見聖人誨人諄諄不倦之意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伊川曰君子觀雷風相與成恒之象以常久其德

自立於大中常久之道不變易其方所也
童溪曰大學曰於止知其所止而其所止之目則
曰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
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此不易之地也
君子立其身於此地則所謂有常之德也
白雲曰方猶道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浚者求治之深也故春秋書浚洙孟子稱浚井陸
宣公言於德宗曰陛下求治太切浚恒太深是治
民而始求之深者也未信而驟諫交淺而言深以
類推之无非浚恒之過貞固守此凶之道也何所利哉
九二悔亡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伊川曰陽居陰位非常理也處非其常本當有悔
而九二以中德應於五五復居中是其處與動皆
得中也能恒久於中則不失其正矣中重於正中
則正矣正不必中也人能恒久於中豈止亡其悔
德之善也

誠齋曰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朞月守也
三月不違一善不失其唯顏氏乎故擇中庸无祗
悔仲尼皆以許之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兼山曰剛居過中而巽為不果進退无常不恒其
德者也

白雲曰人之于德過中則不恒不恒則入于小人
之域是以為機變之巧无所用耻焉雖或承之羞
亦忍而固守方自以為得計而不知耻是可鄙也
孔子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醫盖言不能容身
于巫醫之賤况事君治民之職乎故曰无所容也
伊川曰或承謂有時而至也

九四田无禽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以陽居陰處非其位譬獵於无禽之田雖久无功
也白雲曰居可久之地故能成可久之功居非其
而望其功是以没世窮年而終不可得也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象曰婦人貞吉從一
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伊川曰以順從為恒者婦人之道在婦人則為貞
故吉若丈夫而以順從於人為恒則失其剛陽之
正乃凶也在它卦六居君位而應剛未為失也在
恒故不可耳君道豈可以柔順為恒也
漢上曰婦无再嫁之義從一而終也

南軒曰六五以柔居尊非人君之常道君尊臣卑
天地之大義也降尊而下卑執柔而馭強權一時
之宜則可守以爲常則不可漢元帝優游不斷文
宗仁而少斷卒使權臣僭逼官官制命者皆執柔
道以爲常之過也

上六振恒凶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伊川曰振者動之速也如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
意在上而其動无節以此爲恒其凶宜矣豈能有
所成乎

兼山曰居震之極以動爲常窮而不知變者也

雷氏曰貪土地求邊功窮兵黷武徭役誅求无時
休息振恒之象也如此則糜爛生民窮竭財力而
亂亡隨之矣故曰振恒凶夫剛武強盛雖足以勝
人猶有不戢自焚之道况上六之陰柔乎不度德
不量力以振爲恒而求功焉孟子所謂以若所爲
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此所以凶而
无功也



艮下
乾上

二陰生於下陰長將盛陽消而退小人漸盛君子
退而避之故爲遯也

遯亨小利貞

白雲曰古之人有大德而无其時則遯方二陰進長不利君子之時進則否而遯則亨也乾健也艮止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上者大畜也有剛健之德而止於下此其所以爲遯也孔子之德與天同矣而可以止則止遯之義也小利貞者可小事也是以孔子乘田委吏中都司寇皆屑爲之至孟子爲齊卿其道皆止於一國一邑一職之間在聖賢皆謂之小事也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曰遯者陰長陽消君子遯藏之時也君子退藏以伸其道道不屈則爲亨故遯所以有亨也在事亦有由遯而亨者雖小人道長之時君子知幾退避固善也然事有不齊九五剛中之大人與六二以中正相應隨時消息以救陰長之禍未必於退藏而不爲故曰與時行也陰長未至甚盛君子尚可小貞其道所謂小利貞扶特使未遂亡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

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胥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若有可變之道可亨之理則不假言也此處遯之道也故聖人贊其時義大矣哉或久或速其義皆大也

白雲曰聖人懼人之不知有天德而止者謂之遯徒以逃難避仇遠跡山林者皆謂之遯則遯之義小矣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積陽爲天積陰爲地山者地之高峻上逼於天是陰長之象山侵天而卒不能侵者以其遠故也君子之遠小人不惡其人而嚴其分不惡則怨怒不生有嚴則狎侮不至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伊川曰它卦以下爲初遯者往遯也在前者先進故初乃爲尾尾在後之物也見幾先遯固爲善也遯而爲尾危之道也往既有危不若不往而晦藏可免於災處微故也古之人處微下隱亂世而不

去者多矣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

平去聲說象曰執用

黃牛固志也

雷氏曰黃中而牛順牛之革堅固者也六二在下卦之中以陰居陰中正柔順者也體艮之山有不
可拔之象堅固者也下有伏兌說樂者也常人之
情達則樂窮則憂君子則不然窮亦樂通亦樂遯
世无悶確乎其不可拔六二當小人進用君子退
處之時執中順之道而用之中立而不倚順行而
不迂和而不同堅固其志而不改不易乎世確乎
不可拔樂道忘憂而不勝其說此君子處遯之道也
顏子之樂豈外物所能勝哉中常之人天理人欲
交戰于胸中天理勝則人欲消人欲勝則天理滅
顏子之樂豈人欲所能勝哉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九三爲下卦之主陽志說陰而復體艮遯而不速者也遯責速而速有所係累則害於遯矣爲有疾憊也能无危乎臣妾謂小人女子知懷私恩而不知時義者也故以畜養臣妾則爲吉是其吉在於臣妾而不在乎九三也時行時止君子貴乎知幾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惟仁而有勇者能之九三有

係戀之疾非可與幾者其可以當大事乎

采伊川說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知時當遯而從其所好故曰好遯君子安之故吉小人之所好惟有富貴耳焉知時之可遯哉故曰小人否也陋巷之顏汶上之閔舞雩之曾可謂好遯之君子矣

兼采誠齋

九五嘉遯貞吉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初則不早遯爲厲故戒以勿往二陰柔患不能求貞故戒以固志三有所係而復艮體是戀戀而不速遯者也爲臣妾者固吉在已則何吉焉惟有危

三才

八下經卷四

十六

生

厲耳又豈可以當大事乎九四上九處遯之時方之九五道全德備當位而應隨而不流與時消息猶賢人之於聖人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斯遯之所以爲嘉也遯非人君之事故先儒不主君位言或以堯舜禪讓爲此爻恐堯舜非陰長之時或以德宗幸奉天玄宗幸蜀爲此爻恐二君无嘉遯之義或曰五君位也時雖不同豈有无君之理其在明夷之旣濟不曰箕子之明夷利貞乎

上九肥遯无不利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伊川曰肥者充大寬裕之意遯者唯飄然遠逝无所係滯之爲善上九乾體剛斷在卦之外矣又下无所係是遯之遠而无累可謂寬綽有餘裕也遯者窮困之時也善處則爲肥矣其遯如此何所不利其遯之遠无所疑滯也盖在外則已遠无應则无累故爲剛決无疑也



乾下
震上

伊川曰爲卦震上乾下以剛而動大壯之義也剛陽大也陽長已過中矣大者壯盛也又雷之威震而在天上亦大壯之義也

三十一

八下經卷四

十七

坐

大壯利貞

伊川曰大壯之道利於貞正也大壯而不得其正強猛之爲耳非君子之道壯盛也正則其壯愈大所以利也

耿氏曰陰陽之分雖陽大而陰小其實迭爲消長迭爲羸壯故三陰在上三陽在下雖謂之小往大來然亦陰陽平分而不相勝耳三陽未爲壯及四陽長然後爲壯焉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伊川曰陽長已盛是大者壯也大者既壯則利於
貞正正而大者道也極正大之理則天地之情可
見矣天地之道常久而不已者至大至正也不云
大正而云正大恐疑一事也

白雲曰德之大者无踰於天自人道言之人得天
德而動壯之所以大也且強梁以動者雖无不壯
其或窮人欲而滅天理則性善梏亡天德於是失
之矣大壯利貞者大者之正也大者天也正則天
之德也天地之情於斯可見况人道乎孟子謂齊
宣王曰王請无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

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文王一
怒而安天下之民豈非所謂大者之壯歟若匹夫
匹婦自經於溝瀆何其小哉聖人以羊譬壯深見
小人之情矣

誠齋曰學者求道舍正大何適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伊川曰古人云自勝之謂強中庸於和而不流中
立而不倚皆曰強哉矯赴湯火蹈白刃武夫之勇
可能也至於克己復禮則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
也故云君子以非禮弗履

白雲曰天下雷行爲无妄雷在天上爲大壯无妄之動以天則天德及物之時故象言以茂對時育萬物大壯先天而後動在人則盡心知性則知天之時期不失中庸所謂天命之性者故象以非禮弗履爲言也且壯者君子所以勝已小人所以勝人孔子告顏淵以克已復禮勝已之道也旣勝已之私則无適而非天矣是爲壯之大者也小人不

知勝已至於窮人欲而滅天理何大之有是以九三祇以用壯言之然有大壯之弗履以成已然後有无妄之育物以成物二者之道相爲終始亦猶

中庸言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而後曰脩道之謂教盖性與道成已也而教所以成物也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伊川曰趾在下而進動之物以剛處壯雖居上猶不可行况在下乎故征則其凶有孚孚信也謂以壯往則凶可必也在最下而用壯以行可必信其窮困而凶也

九二貞吉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王注未有違謙越禮而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居陰位爲美

伊川曰二以陽剛乾體當大壯之時居柔而處中是剛柔得中不過於壯得真正而吉也

大壯大過皆陽壯陽過之時也故王氏謂陽爻皆以居陰爲美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伊川曰凡物莫不用其壯齒者齧角者觸蹄者蹠羊壯于首羝爲喜觸故取爲象

白雲曰剛至三而壯矣小人務勝人故喜壯而用之君子務在勝己之私罔以壯爲用也以用壯爲

正則危矣羊很而喜觸用壯之象也觸藩羸其角用壯而厲也

漢上曰羸絰也

誠齋曰羸與羸通鄭氏作羸

雷氏曰羊之爲物很者也羝羊則壯而很以乘其類者也藩籬所以限彼我而別其分也羸者反壯之謂也角者剛而上窮者也羸其角其壯喪而剛窮之象九三爲下卦之極以剛健而居陽位重剛而過中則剛之極而不知止者也京房曰壯不可極極則敗物不可極極則反小人暗於理縱目前

之勢利而不知其禍故當壯盛之時則驕矜亢傲恃其壯而用焉卒喪其壯故曰小人用壯梁巽之徒是也君子則不然位愈高而身愈恭任愈重而心愈敬止抑其所有而不用焉故曰君子用罔周公不以貴驕人是也鳥獸善飛走遇罔則止而不能用其飛走焉罔者止其所有而不用之象也故太玄曰罔者有之舍君子用罔者止其壯而不行之謂也

九四貞吉悔亡藩决不羸壯于大輿之輓象曰藩决不羸尚往也

下卷三四

誠齋曰九四居近君之位得衆陽之助而能以剛居柔不用其壯此其所以貞也故吉而悔亡九三觸藩而羸九四不觸而決者九三遇九四之藩而九四之上皆陰爻也豈唯藩之決亦无羸角之憂豈唯角不羸亦有往進之喜輿之大可往而進也輓之壯尤可往而進也四陽俱協而時可往此陸賈和調平勃以安劉滅呂之事耶

輓一云軸也

閑閑趙氏曰以陽居陰行不違謙不專用壯者也故正吉悔亡二柔在前不足蔽也故藩决不羸德

者身之輿也謙者德之輻也不壯于力而壯于德
又何往而不可哉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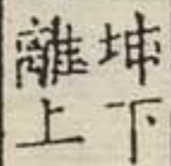
雷氏曰羊之性很很復也春秋傳稱晉侯復諫五
人君之位而六以柔居之則忘其威勢執柔以納
其臣下不很復以拒諫者也孔子曰過則勿憚改
易於改過善莫大焉何悔之有成湯改過不吝漢
高祖唐太宗從諫如轉圜喪羊于易之道也位不
當者非无過者也故欲亡其很復而易于改耳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象曰
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伊川曰羝羊但取其用壯故陰爻亦稱之六以陰
處震終而當壯極其過可知如羝羊之觸藩籬進
則礙身退則妨角進退皆不可也才本陰柔故不
能勝已以就義是不能退也陰柔之人雖極用壯
之心然必不能終其壯有摧必縮是不能遂也其
所爲如此无所往而利也陰柔處壯不能固其守
若遇艱困必失其壯失其壯則反得柔弱之分是
艱則得吉也非其處而處故進退不能是其自處
之不詳慎也艱則吉柔遇艱難又居壯終自當變

矣變則得其分過咎不長乃吉也

誠齋曰上六以壯之終居動之極故亦有羝羊觸藩之象不能退者居衆爻之上也不能遂者處一卦之窮也故无攸利然猶幸其柔也故艱則吉君子之進也揖必以三其退也辭止於一唯其思之詳也是以進之難也進之易則退必難矣上六之不能遂非病也不能退乃病也以陰柔之人超六位之上眷眷焉而不能退上不過爲張華其下商鞅李斯矣

坤下
離上

卷之四

十三

趙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

伊川曰晉爲進盛之時大明在上而下體順附諸侯承王之象也故爲康侯康侯者治安之侯也上之人明而能同德以順附治安之侯也故受其寵數錫之馬衆多也車馬重賜也蕃庶衆多也不唯錫與之厚又見親禮晝日之中至於三接言寵遇之至也晉進盛之時上明下順君臣相得在上而言則進於明盛在臣而言則進升高顯受其光寵也白雲曰伊川曰晉以其明盛故不言亨順乎大明故不戒以正不待言而其德可知雍曰彖言晉進

也雜卦曰晉晝也則知晉之義不止於晉蓋言明以進故曰晉漸以進不謂之晉也晉卦取名之義與大有略相類大有火在天上君道也晉明出地上臣道也君臣天地之象雖不同其欲以明德居上則一而且以人臣之進獨備一卦之義則臣之道至大者非康侯安足以當之易之卦辭唯晉為異專以康侯為義是以不及其它也康侯如是其亨利貞可知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伊川曰晉進也明進而盛也明出於地益進而盛故為晉所以不謂之進者進為前進不能包明盛之義明出地上離在坤上也坤麗於離以順麗於大明順德之臣上附於大明之君也柔進而上行凡卦離在上者柔居君位多云柔進而上行噬嗑睽鼎是也六五以柔居君位明而順麗為能待下寵遇親密之義是以為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大明之君安天下者也諸侯能順附天子之明德是康民安國之侯也故謂之康侯是以亨寵錫而見親禮晝日之間三接見於天子不曰公卿

而曰侯天子治於上者也諸侯治於下者也在下而順附於大明之君諸侯之象也

漢上曰康褒大之也與禮記康周公之康同禮祭統大

武大夏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錫魯也注康猶褒大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伊川曰日出於地升而益明故為晉晉進而光明盛大之意也君子體之以自昭其明德去蔽致知昭明德于已也明明德于天下昭明德于外也明明德在已故云自昭

三十一 卷之四 廿五

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伊川曰晉如升進也摧如抑退也於始進而言遂其進不遂其進唯得正則吉也罔孚者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无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比皆有咎也

故裕則无咎君子處進退之道也獨行正者无進
无抑謂獨行正道也君子之於進退或遲或速唯
義所當未嘗不裕也聖人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
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
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

潘氏曰晉進也摧退也初六有應於上可以進也
未有官守言責可以退也進退之間獨行其正而
已不必於進亦不必於退故曰罔孚則其進退豈
不綽綽有餘裕哉何咎之有

伊川云始進未受命者乃試官御史裏行之類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茲介福于其母象曰受茲介
福以中正也

誠齋曰六二以柔順中正之德逢文明之君當亨
進之位能居中守正以進爲憂而不以進爲喜若
此可以得吉矣可以受庶馬三接之大福于其君
矣遠子馮避令尹之位蔡謨辭司徒之拜皆以進
爲憂者王母君之柔者也

雷氏曰進而得位當軸處中任天下之重者也責
愈重而憂愈深當靖恭不懈職思其憂以致君澤
民爲心則正矣正則吉故曰貞吉與初之裕无咎

者異矣、

六三衆允悔亡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伊川曰以六居三不得中正宜有悔咎而三在順體之上順之極者也三陰皆順上者也是三之順上與衆同志衆所允從其悔所以亡也有順上向明之志而衆允從之何所不利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爲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况順上之大明豈有不善也是以悔亡蓋亡其不中正之失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上行上順麗於大明也上從大明之君衆志之所同也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伊川曰以九居四非其位也非其位而居之貪據其位者也三陰皆在已下勢必上進故其心畏忌之貪而畏人者鼫鼠也不正而處高位則爲非據貪而懼失則畏人固處其地其危可知言貞厲者開有改之道也

漢上曰子夏傳作碩鼠碩大也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伊川曰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

順附故其悔得亡也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
盡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
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可以成天下之大功
是往而有福慶也六五大明之主不患其不能明
照患其用明之過至於察察失委任之道故戒以
失得勿恤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象曰維用伐
邑道未光也

伊川曰角剛而居上之物上九以剛居卦之極故
取角爲象以陽居上剛之極也在晉之上進之極

也剛極則有強猛之過進極則有躁急之失以剛
而極於進失中之甚也无所用而可維獨用於伐
邑則雖厲而吉且无咎也伐四方者治外也伐其
居邑者治內也言伐邑謂內自治也人之自治剛
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
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
道雖自治有功其於真正之道爲可吝也不失中
正爲貞旣得吉而无咎復云貞吝者其道未光大
也以正理言之猶可吝也夫道旣光大則无不中
正安有過也今以過剛自治雖有功矣然其道未

光大故亦可吝聖人言盡善之道

南軒曰人之常情大抵銳於進外而略於進內聖人於始進之初則戒之以摧如愁如如古之聖賢其始進未嘗不以爲難故卒能大有爲於世銳於進者其退必速此小人輕銳躁進者也人能移其銳進之心以之治已則善矣晉之六爻而終歸於治已聖人之意微矣哉


離下
坤上

伊川曰反晉成明夷故義與晉正相反晉者明盛之卦明君在上群賢並進之時也明夷昏暗之卦

三十

卷四

九

九

暗君在上明者見傷之時也日入于地中明傷而昏暗也故爲明夷

明夷利艱貞

伊川曰君子當明夷之時利在知艱難而不失其真正也在昏暗艱難之時而能不失其正所以爲明君子也

單氏曰處之以艱則能藏其明也守之以貞則能明不息也此明夷所以利也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

伊川曰明入地中其明滅也故爲明夷內卦離離者文明之象外卦坤坤者柔順之象也昔者文王當紂之昏暗乃明夷之時也而文王內有文明之德外柔順以事紂蒙犯大難而內不失其明聖而外足以遠禍患此文王所以用之道也故曰文王以之明夷之時利於處艱危而不失其貞正謂能晦藏其明也不晦其明則被禍患不守其正則非賢明箕子當紂之時身處其國內切近其難故云內難然箕子能藏晦其明而自守其志箕子所用之道也故曰箕子以之

白雲曰明夷之彖自分二義文王箕子之道蓋不同也大明言文王有明德所謂內文明也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以服事商所謂外柔順也文王盡坤離之義箕子用晦而明得其艱貞而已觀其與微子比干人自獻于先王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也自爲之奴卒陳洪範所謂艱貞用晦而明矣明夷大象聖人明德遭難之事初无衆人之象故正言文王箕子也

誠齋曰用一卦之道者文王也用一爻之道者箕子也大難以天下言內難以一家言紂之難大能

及天下而不能及文王小能及一家而不能及箕子此用明夷之力也

雷氏曰晉曰明出地上明夷曰明入地中則可以知渾天之說也晉晝也晉為晝則明夷為夜可知矣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泣衆用晦而明

白雲曰離日也方其明出地上晉晝之時也及其日中照天下則為豐矣至於明入地中而後為明夷彖云晦其明即處已之道也象云晦而明即泣衆之道也

龜山曰君子之蒞衆惟不用其明故能合天下之明為明若察察而用明則蔽之者至矣

初九明夷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初九明体而居明夷之初將見傷者也于飛者去而避之也垂其翼如鳥疾飛而斂其翼謂去之速也三日不食者義不暇食也有攸往主人有言者伊川曰傷未顯而遽去則世俗孰不疑怪故有所往適則主人有言也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矣此薛方所以為明而揚雄所以不獲其去也如

穆生之去楚申公白公且非之况世俗之人乎但
譏其責小禮而不知穆生之去避胥靡之禍也當
其言曰不去楚人將鉗我于市雖二儒者亦以為
過甚所往而人有言胡足怪哉

橫渠曰不遑暇食

龜山曰三日不食若孔子接淅而行是也

六二明夷于左服用拯馬壯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伊川曰六二以至明之才得中正而體順順時自處
處之至善也雖君子自處之善然當陰諒闇小人
傷明之時亦不免為其所傷但君子自處有道故

不能深相傷害終能違避之爾足者所以行也股
在脛足之上於行之用為不甚切左又非使用者
手足之用以右為便唯蹶張用左蓋右立為本也
夷于左股謂傷害其行而不甚切也雖然亦必自
免有道拯用一作其壯健之馬則獲免之速而吉也君
子為陰闇所傷其自處有道故其傷不甚自拯有
道故獲免之疾用拯之道不壯則被傷深矣故云
馬壯則吉也二以明居陰闇之下所謂吉者得免
傷害而已非謂可以有為於斯時也

六二之得吉者以其順處而有法則也則謂中正

之道能順而得中正所以處明傷之時而能保其吉也
九三明夷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象曰南狩之
志乃大得也

白雲曰伊川曰九三離之上明之極也又處剛而
進上六坤之上暗之極也斯義也其湯武之事乎
湯武非利人之天下也去其害而已南在前明方
也狩畋而去害之事大首謂暗之魁首也上六也
三與上正相敵應謂至明克至暗之象不可疾貞
謂誅元惡舊染汚俗未能遽革必有其漸故酒誥
云唯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是也雍曰初九其傷未至六二其傷已至九
三則其傷過矣濟之以剛明上進之才可以南
狩而大得志也不可疾貞者離之性失之過則暴
故戒之以此伊川謂九三為湯武則夷于左股者
其文王乎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象曰入于左
腹獲心意也

伊川曰四為陰邪小人居高位以柔邪順于君者
也入于左腹謂以邪僻之道入于君而得其心意
也于出門庭既奪其心而後行之于外也

白雲曰小人之事其君務引其君于不正之道然後能獲其心意而作威福于天下也明夷之君暗主也暗主不知正心誠意故小人得以不正之道乘間而入以獲其心意也好大喜功者以攻戰入之好貨財者以聚斂入之好奢侈者以土木文繡入之好淫泆驕樂者以鄭衛聲色入之故入于左腹言投其不正之道也明夷之心暗主之心也于出門庭作威福于天下也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伊川曰上六陰闇傷明之極故以為明夷之主五切近之若顯其明則見傷害必矣故當如箕子之自晦藏則可以免于難雖晦藏其明而內守其正所謂內難而能正其志若箕子者可謂貞矣以五陰柔故為之戒云利貞謂宜如箕子之貞固也箕子晦藏不失其貞固雖遭患難其明自存不可息滅也若逼禍患遂失所守是亡其明乃息滅也誠齋曰非為之奴以深晦其明則居艱而不利非守其貞而不同其惡則明滅而或息五陽明也六陰晦也以六晦五故為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象曰初登于天照

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雷氏曰上六處暗之極不明而晦也升于卦之上極初登于天也紂爲天子之象初登于天謂登天位則其明當照四方之國也極暗而不明雖有天下而不能保故後入于地也失則者賊仁賊義之謂也

或曰凡卦五君位也今周公以箕子當之上師傳之位也今說者以紂當之它卦有此例否曰卦之六爻其取義有常有變子之所言常也此卦取義變也如坤之六五義取居攝而上六云龍戰皆變也凡卦初爻民庶之象說者以屯之初比湯武三爻守令諸侯之象既濟九三周公以高宗當之此孔子所謂變動不居上下无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唯變所適之義也


巽下
巽上

伊川曰二與五正男女之位于內外爲家人之道明于內而巽于外處家之道也文中子書以明內齊外爲義古今善之非取象之義也所謂齊乎巽言万物潔齊于巽方非巽有齊義也如戰乎乾乾非有戰義也

家人利女貞

伊川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獨云利女貞者夫正者身正也女正者家正也女正則男正可知矣白雲曰大學言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故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則一家之治所以爲治國治天下之本也而家人之道亦與治國治天下之道皆一也齊家自夫婦故舜觀厥刑于二女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然則利女貞者又家道之本也此與詩首關雎言后妃之德同意

雷氏曰詩序曰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然則利女貞者正始也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弟第第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伊川曰彖以卦才而言陽居五在外也陰居二處內也男女各得其正位也尊卑內外之道正合天地陰陽之大義也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者謂父母也雖一家之小无尊嚴則孝敬衰无君長則法度廢有嚴君而後家道正家者國之則也父子兄弟夫婦各得其道則家道正矣推一家之

道可以及天下故家正則天下定矣

晦庵曰上父初子五三夫四二婦五兄三弟各得其位家道正矣

西山真氏曰治家以嚴肅爲本父母者一家之君嚴則家政舉不嚴則家政壞然所謂嚴者非猛暴之謂也父盡父之道子盡子之道推之兄弟夫婦莫不盡道上下肅然无或少紊如此則家道正人君之家正推之於天下无不正者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家人所以稱嚴者蓋嚴尊卑上下之分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伊川曰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自內而出之象也

龜山曰言忠信則有物行篤敬則有常

白雲曰非禮勿言則言有物矣非禮勿動則行有常矣是以乾之九二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終至于盡君德家人自言有物行有恒終至于正家而天下定其義一也

西山真氏曰卦體內離外巽故言風自火出君子觀此卦之象知天下之事莫不由內而出以家與國言則國之治亂自家而出以身與家言則家人

之正否自身而出故治國在於正家而正家在於
反身吾身言行一有不謹則无以律其家矣故言
必有物物謂有其實也行必有常有常度也
初九閑有家悔亡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伊川曰初家道之始也九剛明之才能閑其家者
也能以法度閑之於家人之意未變動之前處家
之善者也是以悔亡變而後治所傷多矣

誠齋曰婦訓以始至子訓以始穉及其志意純一
而未變也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胡氏曰遂專也

白雲曰彖言夫夫婦婦六二所謂婦婦者也婦人
從夫无遂事婦之道也居中主饋婦之義也故以
巽順為吉

漢上曰孟子之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幕酒漿養
舅姑縫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脩而无境外之志
誠齋曰婦无遂事必有尊也言有夫也婦職饋祀
必有敬也言有先也六二以柔順之令德宅閨內
之正位退然无攸遂以尊其夫劬然羞饋祀以事
所職正孰大焉吉孰禦焉故聖人贊之曰順以巽

也此二女之事舜大姒之事文王也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注曰與其瀆寧過乎嚴

伊川曰嗃嗃未詳字義然以文義及音意觀之與嗷嗷相類又若急束之意九三在內卦之上主治乎內者也以陽居剛而不中雖得正不迨乎剛者也治內過乎剛則傷於嚴急故家人嗃嗃然治家過嚴不能无傷故必悔於嚴厲骨肉忌勝嚴過故悔也雖悔於嚴厲未得寬猛之中然而家道齊肅

三

家人卦

九

中

人心祇畏猶為家之吉也婦子嘻嘻則終至羞

吝矣在卦非有嘻嘻之象蓋對言而言謂與其

失於放肆寧過於嚴也嘻嘻笑樂无節也言恣无

節則終至敗家可羞吝也蓋嚴謹之出於人情

不能无傷然苟法度立倫理正乃恩義之所存也

若嘻嘻无度乃法度之所由廢倫理之所由亂安

能保其家乎嘻嘻之甚則致敗家之凶但云吝者

可吝之甚則至于凶故未遽言凶也未失也者雖

嗃嗃於治家之道未為甚失若婦子嘻嘻夫才

法失家之節家必亂矣



